

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

The Origin and Early Form of Tragic Ideas in Modern China

赵敏 (Zhao Min) 王杰 (Wang Jie)

内容摘要: 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观点, 悲剧观念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验、习俗和制度而形成的。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 现代中国悲剧观念的结构和表现形态也自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外敌入侵和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否定而展开, 其过程之惨痛使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在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中国社会的悲剧观念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也在不断改变, 但现代化早期所形成的情感结构仍然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早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思潮的背景, 本文分析了鲁迅的《药》、叶圣陶的《稻草人》和《潘先生在难中》等经典文本所呈现的悲剧经验, 总结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主要维度和根本特征。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 悲剧观念; 情感结构; 审美现代性

作者简介: 赵敏, 哲学博士,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研究; 王杰 (通讯作者), 哲学博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研究。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编号: 15ZDB02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Origin and Early Form of Tragic Ideas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Raymond Williams, tragic ideas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experience, conventions and institution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the st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of tragic ideas in modern China have got unique featur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arted with foreign invasion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in and struggle during the process have made Chinese tragic ideas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Although tragic ideas in Chinese society have chang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that form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dernization always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men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context and cultural thoughts of early stag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ree short sto-

ries written by Lu Xun and Ye Shengtao, including *Medicine*, *Scarecrow* and *Mr. Pan is on the Run* as texts. By analyzing the tragic experience described in the three stories, main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 tragic ideas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idea of tragic; structure of feeling; aesthetic modernity

Authors: **Zhao Min**, Ph.D.,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School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She is mainly interested in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Email: mzhao1021@163.com); **Wang Jie**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t School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arxist aesthetics and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Email: wjie5710@126.com).

雷蒙·威廉斯认为现代悲剧应该超出宗教与权贵的苦痛，要具备动态发展的社会历史观，“根据变化中的习俗和制度理解各种不同的悲剧经验”，来探讨不同时代悲剧的特质（56）。在这一意义上，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探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就成为可能。悲剧的意义不再取决于与某种特定的永恒价值的关系，而是要扎根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性。也正是基于此，分析悲剧观念对于理解现实的社会危机和人们的情感结构便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土壤：早期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思潮

研究中国现代悲剧观念，首先要强调的是其现代性。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背景和特性既是悲剧观念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是进行悲剧观念研究的起点。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外势力入侵与国内动乱层出不穷，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各国在生产力上的巨大优势。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清朝政府在1961年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早期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C. E. 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将中国晚清时期的现代化努力称为“有限的或防御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社会，使它免受因国外或国内现代化者的成功所引起的深入而全面的变革”（166）。在此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人士尚未把国力衰弱的原因归咎于社会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国力。然而，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惨败，打破了洋务派强国的梦想，也摧毁了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心。自此，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的封建

思想和封建意识，大力学习和引介西方启蒙思想。

为了寻找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路径，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目标，扛起了反封建的大旗，这也被认为是广义上的辛亥革命的开端。1897年，严复翻译发表了《天演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给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带来的影响之深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张汝伦评价说：

（进化论）¹成为人们判断事物、展望未来、策划变革的基本预设和出发点。现代中国思想的各种观念，现代中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努力，无不与之有关。

更重要的是，进化论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使中国人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类似‘天命’一样不可抗拒的东西。但和天命不同的是，天命后面是一种神秘的超人力量在支持；而进化论的根据既是人类历史本身，又是科学，因而具有双倍的说服力。（125）

在认定新胜旧、今胜昔的进化论者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除了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外，传统文化是一个主要因素，其中家庭观念、汉字和文言文、道德习俗及传统学术，更被认为是为祸最烈的几项，成为历次反传统思潮的主要打击对象。（129）

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文化精英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开始进入实践。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反对传统文艺，……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李泽厚2）。李泽厚总结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的启蒙方面，就这样延续地表现为某种对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的追寻和鞭挞，表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即要求或企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人，来注入到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中。（48）

这是一场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进行的，以白话文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宣传西方启蒙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对大众的启蒙，其文艺作品在形式上吸收了西方文艺作品现代结构的营养，内容上深刻地描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态和悲剧经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的悲剧经验从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出现，但到此时才被有意识地 and 系统地加以反思和描述，这些描述和呈现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随着西方

1 引者注。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语境的变迁，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与文学创作所表达的情感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悲剧性的认识和表达也随之改变。本文以从 1915 年到 1927 年左翼文化运动之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十数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产生的早期阶段，在此基础上，以鲁迅的《药》以及叶圣陶的《稻草人》和《潘先生在难中》作为文本进行分析，以呈现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基本特征，展开对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论述。¹

二、鲁迅和《药》：革命悲剧中的“愚昧”与“牺牲”

如果说李叔同的《送别》表达的是普通中国人在现代化这个巨大变革来临时所感受到的萧条和沉郁的心情，容易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的话，²那么鲁迅则用更深刻的笔触揭露了中国现代化早期社会现实错综复杂的悲剧性以及其矛盾两难的悲剧性体验。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中间物”。³正如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先生对他的评价：“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的遗产。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能这样评论他，那样评论他，但你要是讨论、谈论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你就不可能绕过鲁迅，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3）”鲁迅的作品，对中国现代化早期社会矛盾揭露之深刻，复杂的社会情感结构描述之动人，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鲜少有人能与之媲美。

鲁迅以笔为刀，针砭时弊，希冀能够革除中国人心灵中的旧疾，建立新的国民性。他的文学作品或以讽刺或冷峻的口吻描述了历史变革的时期，国人的麻木和愚昧，封建统治者的冷漠、残忍和无能，以及对于代表希望的革命者的同情和信心。种种既同情又愤怒的复杂情感化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这些复杂的感情也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王晓明 290）。他用数量众多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在新文化运动之始就为中国现代文学立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悲剧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的揭露，也在于他的作品真正关注和描写普通人民的生活。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受压迫最深的是农民，中国的启蒙事业不能只局限于资产阶级范围内，更要动员起最广大的农民，获得他们的认同。陈

1 选择 1915 年后的作品进行分析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蕴含现代悲剧观念的作品出现，也并不认为只有白话文作品才能反映现代悲剧观念，例如鲁迅在 1912 年创作的文言体小说《怀旧》，已经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文人与士绅的愚昧、懦弱与虚伪。选择 1915 年为时间节点是因为自此以后此类文学作品开始大规模出现，并开始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2 王杰教授认为李叔同于 1915 年创作的《送别》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见王杰、王真，《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而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3 “中间物”是鲁迅在《写在〈坟〉之后》中论及白话文问题时，指出自身是受古文的“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文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因而把自己及新文化运动者看作是“不三不四的作者”和“应该和光阴偕逝”的“中间物”。后钱理群、汪晖等学者便借“历史中间物”来论述鲁迅的悲剧精神。

涌认为：

在鲁迅以前的，也就是说在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国的民主文学，特别是它的比较优秀的代表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孽海花》等，它们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们尽情地暴露了正在走向没落和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是十分尖锐的，淋漓尽致的。……但是，整个地说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便是普遍地对广大的普通人民的生活的不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民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在文学上得到反映。(2-3)

而鲁迅的创作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最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的生活。从《祝福》里的祥林嫂，《故乡》里的闰土，《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无论是被压迫的妇女、农民，还是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他同情普通人生活中的苦难，也痛恨他们的软弱和局限。他的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悲剧经验的描述，与更深层的悲剧性的揭露，引起读者对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反思，唤醒更多的人共同寻求改变。

鲁迅一切创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寻找可行的途径。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588）。对旧的文化的悲悯和痛恨，对新的力量的同情和热爱，是鲁迅作品中表现的最重要的两大悲剧性经验。这两者在他1919年的短篇小说《药》中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药》是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小说，其内容指涉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牺牲的事件（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¹鲁迅对于革命暂时失败的着眼点不是革命的领导者和社会的上层阶级，而是从一个普通小镇上的普通民众在面对革命者的牺牲时的反应着手，在不动声色之中透出令人嗟叹的悲剧性来。小说的情节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明线，描述华老栓一家、刽子手、康大叔、茶馆客人和夏四奶奶在夏瑜牺牲后一系列行为；一条是暗线，叙述革命失败和革命者夏瑜的牺牲。《药》中所传达的悲剧性主要在华老栓一家、夏四奶奶和夏瑜的命运中得到体现。

故事的主体部分叙述了华老栓夫妇设法弄来了人血馒头来给儿子华小栓治肺病，之后茶馆众人的谈话，以及华小栓的去世。这一部分描述的是普通中国大众生活的苦难与自身的愚昧。华老栓夫妇家境贫寒，经营着两间屋子的茶馆。家里只有“满幅补丁的夹被”（467）和一个患了肺病的儿子。他们每日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把店面收拾的干净，茶桌“滑溜溜的发光”（465）。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治好儿子的病，为此他们对康大叔卑躬屈膝得到犯人处

1 以下《药》的引文均此自本书。下文只标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决的消息，不惜付出仅有的积蓄换来人血馒头。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回报，华小栓还是病逝了。

华老栓一家的遭遇表述的是底层中国民众的日常悲剧性经验，贫穷，社会地位低下，面对灾难和病痛难有抵抗之力。而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也反映出社会变革时期更深层的社会悲剧。华老栓是典型的普通民众形象，辛勤劳作而专注于自己的家庭。华老栓夫妇只希望能借别人的命救自己的儿子，对死去的人是谁和做了什么漠不关心。他不关心社会事务，对于官府和权力机构十分胆怯。他“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464），他对于政治有种自觉的疏离和逃避，在茶馆里众人谈论夏瑜时，华老栓也并未参与，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

文中的人血馒头既象征着夏瑜的牺牲，又承载着华老栓一家对于生命的渴望。华老栓拿着人血馒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儿，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465-66）。然而，革命者的牺牲并不能换来华小栓的康复，革命的失败也不能使他们的生活幸福。最为讽刺的是，吃了人血馒头的华小栓，和作为造反者被杀害的夏瑜，却被埋在同样凄凉的墓地里。隔着一条小路，并排的两座坟，代表了他们同样作为被压迫和被镇压者的身份。被压迫者的悲剧经验和对自身处境的麻木，是以华老栓一家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所具有的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悲剧性。

夏瑜的形象在小说里没有正面出现，只通过他人的短短描述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形象来。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滴水。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468-69）

从这短短的四句话中，可以看出夏瑜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和母亲相依为命。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参与了革命行动。在被捕入狱后，他仍然努力地牢头宣传革命思想。即使受到牢头的毒打，也仍然坚持革命信念。这是一个生动的剪影，一个年轻而充满热情的革命者形象，即使是在小说中正面描述的一众人物之中也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夏瑜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牺牲，也更在于他想要唤醒、想要挽救的人们对他的不理解。连他的母亲，也为儿子“造反”而感到羞愧。

这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也是这篇小说所想要传达的最深重的悲剧性所在。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西方启蒙思想刚刚进入中国，还未被大众接受。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尚未大规模展开，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这既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当时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因而也就导致了夏瑜牺牲，而华老栓要用他的人血馒头来给儿子治病这一既讽刺又悲剧的事件的发生。

鲁迅清醒地看到了夏瑜牺牲背后的社会悲剧性，用冷静的笔触写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悲痛，却在小说结束时流露出了对于革命者的温情和对未来的希冀。夏瑜和华小栓去世之后，两个母亲在上坟时相遇。夏瑜的母亲发现，夏瑜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471）。通过她的叙述，我们知道这花不是孩子们调皮的戏，也不是亲戚和本家的来往礼节，更不是她所希冀的夏瑜的灵魂所为。我们因而可以得知，这花环或者是夏瑜幸存下来的同志，仍然记得他的牺牲，并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前行；或者是新近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人，明白了夏瑜行为的意义，来表达他/她的敬意。无论是哪一种，都从故事中使人透不过气的悲剧性的沉重中透出一丝光亮来。无论希望如何渺茫却未曾断绝，无论现实如何沉重，总有新芽在黑暗中萌生。

《药》的故事中角色身份众多，其中体现的鲁迅的情感也是复杂的。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同样是‘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17）。从他沉郁冷峻的语言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于康大叔、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的憎恶、对华老栓一家的愤怒与悲悯、对夏瑜的敬重和热爱。在中国现代化早期这样复杂的历史时刻，情感结构和悲剧性决然不可能是简单的，必然是多重悲剧性和情感结构的叠合。无论个人是什么身份，都处于新旧交替、外来与本土的冲突之中，体现出不同样态的悲剧性。

三、叶圣陶的《稻草人》和《潘先生在难中》：现代童话中的“绝望”与“庸俗”

叶圣陶于1894年出生于苏州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巨变。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员，先后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办《公理日报》，主编《光明》半月刊等。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受到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的影响，叶圣陶积极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并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开始了自觉地揭露和批判。他秉承“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信条，在1918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表达了对妇女教育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他在之后陆续创作了《这也是一个人》《稻草人》《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等重要作品。叶圣陶的文学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写法，语言质朴，描述了在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中社会的冷漠状态，被压迫的穷人、妇女和儿

童的苦难生活，并批判了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知识分子卑琐的灰色人生。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他与左翼文学家们的交往，叶圣陶的思想也发生着变化。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面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隔膜、冷漠和苦难，“他所找到的武器，就是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很盛行的，以提倡‘爱’、‘美’、‘生趣’和‘解放个性’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金梅 50）。但是随着对社会认识越发深刻，他意识到仅靠温柔软弱的爱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稻草人》就是这样一个描述了我国当时社会苦难和爱的软弱的故事。

《稻草人》是叶圣陶于 1922 年创作的一部现代童话，从一个稻草人的眼光描绘了一幅人间悲剧，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社会底层女性的悲剧性生活。¹ 故事讲述了丧夫丧子的孤寡老太太、渔妇和她的孩子，以及投河自尽的女人的苦难的生活片断。

稻草人的主人老太太，是一个被生活重压的没有笑过的贫穷老妇人。她的丈夫八九年前死了，她和儿子费力耕种了三年才把丧葬费还清。紧接着儿子也病死了，她又苦挨了三年，把儿子的丧葬费还清。她自己哭的眼睛快要瞎了，还得了心痛的毛病。天公不美，前两年雨水多，稻子没有什么收成。好容易今年的稻子长势好，又被虫子给啃光了。这是一个只有一块薄田，别无所依的农村贫苦妇人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儿保障，无法抵抗来自社会、自然和疾病带来的灾难。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能使她们安稳的生活完全被打破。她们能做的，只有哭泣、忍耐和压榨自己的最后一点生命。年轻一些的渔妇独自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她不得不深夜来打鱼维持生活。忙于生计的她无力仔细地照顾生病的孩子，“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打算明天的粥，所以不得不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扔下不管”。生病的孩子渴极了哭喊，却只得了一碗从河里舀上来的凉水。第三个女人也失去了她的孩子，她的丈夫酗酒爱赌，打算把她卖了换钱。她只有投河自尽，来逃避这样的命运。这是三个沉默的、无处求助的社会底层妇女的形象，对于生活的变故和困难，她们只能默默忍受，或者一死了之。

稻草人是一个充满了爱心和友善的形象，对三位女性充满了同情。它急切地想要帮助她的主人，想提醒她捉虫，“想到主人的命运，心里就像刀割一样”（151）。它对深夜劳作的渔妇和她生病的孩子也满怀痛心，“他恨不得自己去作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作被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妇煮粥吃”（154）。对于缺水的鲫鱼，他也非常心酸又悲痛。看到想要寻死的妇人，“他心碎了，怕看又不能不看，……就昏过去了”（156）。

这是一个充满了绝望的故事，字里行间弥漫着朝不保夕的无助和凄惶。死亡和贫穷笼罩在她们的头上。而唯一目睹了她们的悲剧的稻草人，它的爱

1 以下《稻草人》的引文全部出自于本书的第 2-15 页。

和同情却是无力的，无法付诸行动。它半步也不能动，只能徒劳地摇着它的扇子，心里的哀愁使它“显得更憔悴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肩，弯着腰，好像害了病似的”（155）。面对苦痛的无奈使它伤心哭泣，痛苦煎熬，最后绝望的倒下了。在这个故事里，作者的心声通过稻草人的独白表达了出来，“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除了你、渔妇和孩子，还有一切受苦受难的”（155）。稻草人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形象代表了意识到封建制度弊端，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这些灾难，它只能怨恨虫子、天气和疾病，希望稻田的丰收能使老太太生活幸福起来，希望渔妇能有收获、孩子病能好，希望妇人能够留住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一切灾难的深层根源并没有得到继续的追问。

悲剧性在这个故事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苦难，她们不仅像男性一样承担生产力落后和阶级压迫带来的压力，还要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她们生活的悲剧性更加沉重而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作者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爱与美无法改变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却还未找到解决的途径。他的痛苦和无奈在这个童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随着思想的转变和对革命思想的接受，叶圣陶对于社会现状的批判越发的犀利。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阶级局限性，并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乱世中的卑琐表现和悲剧性经验，1925年创作的《潘先生在难中》就是这样一篇小说。他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在军阀混战中匆忙逃难的小学校长的形象，表达了对于中国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怜、可悲和可恨的复杂态度。

故事发生在一个沉闷昏暗的都市环境中，潘先生携妻子和两个儿子挤火车到上海，以逃避军阀战火。作者以异乎寻常的详细笔触描述潘先生的旅途的所思所想，到上海的沾沾自喜，对工作的纠结烦恼，听闻战事时的惊惶失措和战后的逢迎苟安。他成功地塑造了潘先生这样一个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茅盾称之为“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169）。叶圣陶的描述和茅盾的点评犀利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悲剧性。他们渴望幸福的生活，希望家庭圆满事业顺利，但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安稳幸福的生活却难以保持。他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理想，在面对封建势力、军阀、外国势力时，对自己的利益和小家庭难以割舍，又无力抵抗外来的动荡和压迫。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定的惊惶，只能用各种手段寻找“护身符”以保住自己，面对反动势力时屈膝逢迎，因而造就了一幅卑琐的形象来。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反动势力的腐朽和残酷又是有一定的认识的，潘先生在写欢迎杜统帅凯旋的欢迎词的时候，“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响，拉夫，开炮，烧房屋，奸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183）。明了反动势力的压迫却无力抗争，认识到自身的软弱而无法改变，是以潘先生

为代表的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根本悲剧性所在。

此外，作为被压迫者的潘先生一家在乱世中的忧虑，对家人离散的担忧和朝不保夕的辛酸，也被叶圣陶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融入了乱世之中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性经验之中。

四、结语

与西方悲剧用神、君主和王子的命运来表达普遍意义不同，中国现代悲剧观念是从国家与个人的苦难中萌生。它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使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必然关注被欺侮和被压迫者，与最普通的大众站在一起，剖析他们苦难的根源。中国现代悲剧观念扎根于由外国侵略引起的被动的现代化进程的悲剧性经验。这一悲剧性经验涵盖了封建制度对于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压迫，外来入侵和内战带来的动荡和苦难，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被现代化过程所碾压，革命者和封建制度和外来入侵斗争时的牺牲等。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最常见的悲剧历史背景是某个重要文化全面崩溃和转型之前的那个时期。它的条件是新旧事物之间的真实冲突，即体现在制度和人们对事物的反应之中的传统信仰与人们最近所生动体验的矛盾和可能性之间的张力”（45-46）。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西方侵略引起的，因而在思想和情感结构上生成了更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用三对矛盾来概括：旧传统与革命思想、旧传统与外敌侵略、革命思想与外敌侵略。这也是各种悲剧性经验和现代悲剧观念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代化过程一直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是更为重要的主旨。五四作者们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参照对象，反思封建制度和他文化，描述社会的黑暗与民众生活中的悲剧性，批判中国社会各种人物的身份弱点。由于晚清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惨败，急于富国强民的五四作家们对于传统的批判更加犀利而毫不留情，希望能够通过唤醒国民来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本文分析的三部作品中，《药》刻画了封建势力之恶、传统社会中的民众之愚与革命者之勇；《稻草人》批判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生活的绝望；《潘先生在难中》则描述了军阀混战造成的小市民生活的流离不安与庸俗苟且。他们同样描述了人民生活中的悲剧性经验，虽然侧重各有不同，但其悲剧观念都着眼于封建传统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冲突，这也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早期形态的根本特征。¹

Works Cited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载汪晖、钱理群等编：《鲁

1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的变化，社会情感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代悲剧观念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例如，在“救亡”压倒“启蒙”的五四运动后期，文学界对于潘先生的形象多持绝对否定的态度，批判其缺少革命性。而近年来，逐渐有学者以更宽容的态度来评价，认为他只是乱世中小人物的正常表现。

- 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Cheng Yong. “Realism of Lu Xun’s Novel----A Research on *The Scream and Hesitating*”, Wang Hui and Qian Liqun (ed.)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Research on Luxun* (Vol. 2).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1-33.]
- 方璧（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1（1928）：168-72。
 [Fang BI (Mao Dun). “On Wang Luyan.” *Novel Monthly* 1 (1928): 168-72.]
- 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Jin Mei. *On Ye Shengtao’s Literature Creatio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5.]
-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Li Zehou.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8.]
- 刘增人：《叶圣陶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
 [Liu Zengren. *A Biography of Ye Shengtao*.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9.]
-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Lu Xun. *Selected Work of Lu Xun* (Vol. 6).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Selected Work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Qian Liqun. *Meeting Luxun: Lectures in Peking University*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3.]
- 王小明：“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载汪晖、钱理群等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0-312页。
 [Wang Xiaoming. “The Most Bitter Sould in Modern China: On Lu Xun’s Inner World.” Wang Hui and Qian Liqun (ed.)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Research on Luxun* (Vol. 2).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290-312.]
-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Ye Shengtao. *Selected Work of Ye Shengtao* (Vol. 4).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7.]
- ：《叶圣陶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 *Selected Work of Ye Shengtao* (Vol. 2).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7.]
-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Zhang Rulu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4.]
-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Black, C. 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Trans. Duan Xiaogua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
 [Williams, Raymond. *Modern Tragedy*. Trans. Ding Ersu.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